第十三章 年轻人的时代

“小伙子，节哀顺变，生死这东西，没人能预料到。”

“我知道，主任，但是我没想到会是这样，我原以为师傅会带领我们度过难关，就算牺牲，也是在打猎途中，英勇牺牲，绝不是这种连伤都看不到的莫名其妙就死了。”

“你得坚强起来，现在最需要安慰的人其实是夏普，他可是失去了父亲，你去安慰安慰他吧，你们俩关系最好，千万别越安慰越难过，你要往好的方面说。”

“我知道，而且我明天还得继续投入到打猎活动当中去，现在轮到我挑大梁了。我就决定带着夏普去，让他真正继承父亲的事业，杀掉更多的猎物，为父亲报仇。”

没有人有心情继续过圣诞节，包括接下来紧接着的元旦，大家只是心灰意冷地吃了点东西。生活刚刚看到一点希望，就被突如其来的死亡浇灭了。

“主任，我想埋葬我的父亲。”

夏普有这样的想法，沃菲斯并不感到奇怪，但他有些惊讶的是，夏普居然能跟自己提出来。他曾很担心这孩子会自作主张出去找马克思的遗体，没想到小伙子居然如此守规矩，依然遵纪守法地坚持着出门必申请的原则。

“你有这个想法我理解，但是我们都知道，他的遗体已经完全冻结在了冰面上，除非用斧头劈，否则根本无法挪动地方，你也希望你父亲留个全尸吧？”

“这个我明白，我只是想给他一个小小的葬礼，哪怕只有我一个人去，他去世的时候，旁边刚好有一个树枝，姑且就当做他的墓碑吧。时间紧迫，我只想去看看，毕竟这么多天了，我用雪把他埋一埋也可以。”

“这样啊，你说得有道理，马克思是我们这里贡献最大的人，没有他，我们不可能活到现在，于情于理也得有一个简单的仪式。这样，我提议，我们所有人都去，我来主持，在非常时期给他一个最体面的结局。”

对于主任的决策，夏普很感动。但是最感动的事情，还是来自于所有人的响应。除了斯贝和老希尔这两个毫无存在感的人之外，其他的人没有任何反对，纷纷要参加老猎手的“葬礼”。夏普面对眼前的场景，坚强了好多天的他，终于泣不成声起来。

葬礼定在1月5日，天刚刚亮，所有人就起身整装，一向睡得很少的老希尔也起床帮大伙忙了起来，这让本来就被吵醒睡不着的斯贝看在眼里，记在了心里。他希望这些人今天遇到什么危险，一去不复返，省得总跟自己对着干，这老希尔的帮忙，让他更加感觉到了孤单。

这是个没有风没有雾的日子，只是雪一直在下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一行七个人分成两拨，由乔伊和主任分别护送到马克思的家，而住在湖边的钓鱼三人组则自行前往。这一路仿佛是有老猎手在天上的护佑，除了兔子和鹿，他们并没有遇到熊和狼的跟踪，就算遇到了也很轻松就躲过去了。

按照主任事先的安排，大家把不太整洁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并且把老猎手一直使用着的猎枪摆放在了墙上，四处在安放一些日用品，就当做老猎手还一直在这里生活着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出发。

然而一出门遇到的大雾，让所有人推迟了此次行程。就算是有马克思在天之灵的保佑，也不能无端出去冒险。如果今天雾气不散，大家住在这里一夜，也是生活得下去的。就这样，准备参加葬礼的十个人，就这样静静地在房间里等着。

……

“怎么才回来？”

“老板，不行了，外面雾气太重，能见度不及十米，根本什么也看不见。”

“我就让你出去砍点木头，怎么？做不到？平时不都是你砍的么？”

“可是平时都是天气好的时候我再出去，而且我还经常带着夏普帮我，现在他不在，外面雾气还这么大，万一遇到危险……”

“你能起大早帮他们收拾东西，就不能现在出去干活？”

老希尔被这一声打断弄得哑口无言。原来老板是因为这个才难为自己的。他没再解释，估计今天不多带回来一点木材，是没办法回到房间里了。

伐木营地的燃料一直堆在旁边的仓库里，现在另外半边已经变成了厨房，因为这里有四个房子当中唯一的火炉。老希尔并不太敢往远走，小心翼翼地拿到了两块冷杉木之后，便躲在仓库里面，烧点水喝，等斯贝消气儿了，再回去。否则这么冷的天，会死人的。

他翻遍了仓库的所有角落，都没有找到剩余的杉木，用冷杉木生火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。但是现在他又不敢出去重新弄一块儿，所以就只能凑合了。

仓库里只有临时存放三根火柴，也就是说他只有三次机会。第一根火柴点燃，加上引火物的帮助，也只是在寒冷的房间里把冷杉木引热了而已。第二根火柴，依然如此。第三根，除了冷杉木上面出现了火星之外，再无任何效果。希尔愤怒地扔掉了手中点不着的冷杉木，靠着火炉旁边的墙上，无奈地忍受着口渴……

过了一阵希尔就醒了，是热醒的，或者说是被烟熏醒的，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。巨大的烟和热量使得他瞬间明白了眼前的场景，是的，他扔出去带有火星的冷杉木竟然点燃了整个仓库，无论是猎物还是燃料，都已经淹没在了一片火海当中，包括希尔自己。眼看着高大的仓库就要被毁于一旦而自己却无力回天，希尔想到的只能是保存自己的性命。他四处看了看，找到了处已经被烧脆了的墙壁，用尽全身力气一个飞身撞了过去，可是毕竟希尔已经五十多岁了，砍柴时候，肩膀还是极其有力，但是双腿并不管用，就算用尽全身力气，他也没能撞碎木墙，便倒在了地上，巨大的浓烟熏得希尔根本无法呼吸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房顶一声巨响，整个房屋在熊熊烈火的燃烧之下，从天花板的正中心，崩塌下来，仿佛是天神用巨斧将仓库劈成两半，而这一次崩塌，却刚好没有砸到希尔。封闭的室内瞬间变成了开阔的室外，新鲜空气一下子涌了进来。老希尔原以为自己将葬身火海，可突如其来的机会让他重塑希望。他用尽力气跑了出来，带着略微烧伤的身体和破烂的衣服，回到了住的房子里，向斯贝求助。

冷库的斯贝显然也被眼前的场景吓呆了，纵然是房间里面光线不太好，可眼前这个像是刚从煤窑里面爬出来的老头，还是格外显眼，加上他不断的咳嗽声，斯贝被弄得一头雾水。他倒是知道附近有个废弃矿场，可那里根本就是个豆腐渣工程，还没往下深入就因为发生了危险而废弃了，难道老希尔去挖煤了？木头不够烧？不至于吧。

老希尔被烟熏得不断的咳嗽声使得他根本无法说话，只能用手指着外面，斯贝带着疑惑出了门，看到刺眼的火光还有冲天的烟气，震惊之余，更多的还是愤怒，他们的一切储备，都在仓库当中，而且那是附近唯一一个能做饭的地方，野外生火实在是太危险。斯贝看到生存环境被如此大程度地破坏，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怒，回身一个拳头，打在了希尔的左下颚，并一脚将他踢回了房间。咳嗽了半天的他，一口血吐了斯贝一身，不知道是咳嗽出来的，还是一脚踢出了内伤。这口血把斯贝吐醒了，他反应过来自己不该冲动，但是出于面子问题，他不能认错。

“说！什么原因？”

老希尔已经没什么力气了，他还是不断咳嗽，但是用了最后一点力气，说出了他的遗言：

“我……对……不起……大家……”

“我问你什么原因！”

没有回答，世界死一般地沉寂，仓库燃烧的声音仿佛是用音响播放出来的一样清晰，巨大的雾气使得浓烟上升了十几米就看不见了。斯贝觉得情况不妙，但是他并不认为跟了自己十多年的老工人就这样死了。

“今天好好反省反省，具体怎么惩罚，你得给我一个合理的答案。”他不是不心疼眼前这个倒在地上的老头，他怕自己这次认错，以后希尔就不怕自己了。这么多年老希尔之所以对自己百依百顺，就是因为自己每次犯错都反咬一口，所以老工人也不敢说什么。

火，就这样在半个小时之后灭掉了，留下的只剩下一分为二的框架了，换句话说已经没什么可以继续烧的了。坚固的仓库仿佛一碰就会倒塌，连门都不见了。斯贝除了里面的被烧成灰的垃圾之外，只看到了旁边的铁炉子，其余的什么也找不到，无论是柴火还是猎物。但是他已经消气儿了，想到的并不是损失了多少生存必需品，而是一年前一个似曾相识的场景。

那时候，从这里到瞭望台山脚下，已经有很大一块空地了，过多的砍伐使得主任担心树木没办法再生长回来，于是向上申请扩建伐木场，在办公室附近的落叶地也建设一个，这样两地的木材依次砍伐，也算是对可持续发展的遵循。申请很快就被批准了，按照常理，第一个盖起来的是和这个房子一样的仓库，由希尔亲自督办。可是刚封顶，还没有往里面添加任何设备，就被一场大火烧得一干二净，只剩下了一个轮廓，还是残缺不整的，因此扩建的计划也就搁浅了。而当初那个残骸和现在眼前这个十分相似，斯贝不由得怀疑那个仓库也是希尔烧掉的。但是他不想过多责备，干脆就利用这次栽赃陷害，然后既往不咎，装一次好人，让希尔感谢自己。他笑着点了点头，反正不是我烧的，大家回来也不会找我麻烦。

然而当他回到房间的时候，老希尔依然躺在原地一动不动。斯贝有些震惊，他手伸向希尔的鼻子，没有了呼吸！斯贝倒吸了一口气，一阵凉意吹得他浑身发抖。没错，老希尔已经僵硬了，死亡已成事实，他无暇顾及那么多，感情已经被抛在脑后，他想到的只是如何掩盖自己的错误。

把希尔扔到荒郊野外？就说他出去砍柴没有回来？不行，说不通，那样就没法解释仓库的火灾了，如果希尔被狼或者熊吃掉无法找到，那又死无对证，而且雾天不许出去的原则是大家定的，明明知道危险还让希尔出去，就算他不是被斯贝打死的，人们也会认为是自己逼死了希尔。那么……好，就说希尔是引起了火灾然后没发现，睡着了被熏得快死了逃出来，逃出来之后就上床了，后来因为肺部感染在床上睡死了，我也没发现。说罢，斯贝将希尔扛起来放到了他一直睡的上铺，然后清理清理地上的血迹，把事故现场做得十分逼真。这还不够，斯贝从外面带回来好多好多雪，铺在希尔的身上，为的是营造一种老希尔刚从外面进来就上床了的假象，而他并不知道，这是最画蛇添足的一步。

没有了人的聚集，房子里变得格外寒冷，外面的雾气始终不散，雪也下个没完，暴风渐渐刮起来，加上忙活了半天之后的满头大汗，明明是下午，和死人呆在一起的斯贝，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，都被冻得透心凉。斯贝坐在一旁，抬头看了看，雪稍微融化了一些，于是他又出门带回了更多雪，全部倒在了希尔身体上。

三个小时过去了，室内的温度已经没法把雪融化了。天黑了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回来。雾气和暴风雪都没有消散的意思，曾经那个多变的天气现在已然变得很专一，如果天气是有性别的，那今天的他可能是现代女人眼中唯一一个专一的男人了。

斯贝在无尽的等待中逐渐走向绝望，要知道一大早所有人都出门去参加葬礼，这是集体活动当中出去人数最多的一次，也是目标最大的一次，一旦遇到什么情况，那可是有全军覆没的危险。老猎手不在了，有谁能够救起大家？斯贝向上天道歉，决意收回早上期待大家出事的愿望，祈祷着上天能够保佑它们平平安安地回到这个伐木营地。现在老希尔也已经离开了人世，他不想一个人独自面对处处没食物，处处有危险的世界。夜幕越是降临，斯贝心中就越增加一份担心，早就该回来的大伙，为何迟迟不见踪影？后悔的心情难以抑制，他后悔自己的不合群，后悔因为布兰对自己的任命就不知道天高地厚，后悔所有人都拥护林肯主任的时候自己的不屑，他更后悔自己对唯一一个忠诚的，无儿无女的老希尔工人十多年的苛刻。然而现在一切都晚了，杂念已不敢再有，饥饿也感觉不到，他只希望所有人都能回来，顺利返程，而他，再也不会跟任何人作对，哪怕自己只干缝缝补补的女人活，也毫无怨言。

这一夜，是最难入眠的一夜，不是因为上铺睡的是个死人，而是他害怕，自己是这里，唯一的活人。

……

“主任，咱们出发吧，这样等下去不是个办法，天黑之后就不能再办葬礼了。现在雾气已经持续了六个小时，这是前所未有的，今天恐怕不会消散了。”

“孩子，我知道你葬父心切，可是我们总不能冒险吧？”

“要不这样，这里有我父亲的一张照片，是他打猎证上面的，我把他摆在这里，然后大家集体默哀，就当是我父亲的遗体了。然后让乔伊带着我去我父亲那里，我在树苗那儿表示一下就行。”

这倒是个好主意，不仅主任表示赞成，所有人也表示同意。但是顺序被纠正了过来，先让乔伊领着他去“坟墓”那，然后回来大家一起。

这一片大雾久久不愿消失，就像夏普站在父亲遗体前久久不愿离去一样。短短的五分钟，对于夏普来说仿佛只有一秒钟一样不够用，但是对于站在一旁的乔伊，却如同站了三天岗一样漫长和紧张。离去之前，夏普用双手将周围的雪盖到父亲身上，就像此时此刻伐木营地的斯贝做的一样。他用周围能拿到的所有的雪，把父亲身上所有的地方埋藏住，当然他明白，或许一阵风，就能把一切吹得功亏一篑。

回家的路上，刮起了大风，夏普不愿回头看，他不想眼睁睁看着父亲身上的雪被吹走。而接下来的集体葬礼，他坐在角落里，不发一言，对于主任念的悼词，也是只字未听。今晚他不想回去了，他想在这里睡上一晚，依靠眼前的场景，回忆着自己和老猎手父亲的点点滴滴。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就算父亲把自己责备得体无完肤，他也要学会那难得的捕猎机巧。从今往后，没有人会阻挡他跟着乔伊——父亲唯一的得意弟子，出去打猎。

当晚，他如愿睡在了捕兽者之家，当然，所有人都留了下来，不是为了悼念死者，而是因为暴风雪挡住了回去的路。

第二天，大家分两批回到了伐木营地，除了钓鱼三人组。精神接近崩溃的斯贝在第二批回来的乔伊和夏普进屋的一瞬间，松了一口气。纵然是未来要融入这个团结的组织，也不得不面对关于老希尔的死要做出的合理解释。然而除了烧成灰烬的仓库之外，大家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躺在床上的希尔浑身的雪。

听了斯贝的解释，主任显然很不相信，因为这一切无法解释老希尔身上的积雪，要知道斯贝所说的是希尔从火堆里面冲出来直接上了床，根本不可能有雪。沃菲斯一声令下，却没有得到两个年轻人乔伊和夏普的配合，因为这两个年轻人一直在斯贝手底下工作，就算年轻，有自己的想法，也没法跟造反把老领导抓起来，反倒是跟希尔关系不错的会计莱特首当其冲一个人就制服了斯贝，把他绑了起来。斯贝也没做过多的挣扎，他知道自己人工做的现场还是瞒不过主任的眼镜还有大家的审判。

最气愤的当然就是站出来的莱特。在水电大坝建设的那个夏天，老希尔曾经路过，并在旁边看了一会儿。正当莱特觉得疲惫想抽烟的时候，是希尔递过来的火，让他解决了燃眉之急。然而两个人的交情并不仅仅如此。老希尔虽然是伐木工人，但是对于木质结构很在行。有一次水电大坝建设的时候，由于当时技术工人们午休，而莱特也没什么事，就用木头临时搭了一个架子，准备踩在上面把干活时候自己忘在上面的一盒烟取下来。刚要往上爬，是希尔看到了架子的不坚固制止了他，就在他下来的一瞬间，架子倒塌从大坝上跌落掉进了旁边的水里，这个简单的举动也算是希尔救了他一命。然而这一命并没来得及回报，原本他希望把希尔从斯贝这个混蛋身边调走，来到水电大坝工作，可现在一切都没机会了。

当晚，主任把所有人叫来开了个会，讨论如何处置这个说谎的杀人犯。因为现场的伪造已经露馅，但是既然说谎，那么很可能老希尔就是斯贝自己害死的。

所有人当中，只有莱特坚持要将斯贝处死，而柯琳娜建议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，其他人则提出将斯贝赶出组织，让他自寻活路。主任也比较赞成把他赶走这样一个决策，这时候乔伊想到了一个问题。

“如果我们将他赶走，他会去哪呢？会去钓鱼营地，如果他害死了那里的人呢？”

“干脆杀了他算了！”莱特依然没有平静下来。

“这个我们再议。现在有一个更需要解决的问题，就是这里不再适合居住了，我们得搬走。旁边的仓库没法生火，那里相当于室外，没有保护，太危险，所以，我们不得不搬迁了。”

“搬迁到哪？”梅顿问道，“搬到水电大坝？”

“去我办公室吧，那里床多，只是住不下我们这些人。”

大家表示同意，睡不下可以用睡袋，这样离钓鱼的地方也更近了。

“我们把斯贝押到那里，再做商议。明天就准备出发吧！”主任补充道。

散会了，所有人都叹了一口气，没想到，平静的生活，根本不可能。

主任叫住了乔伊：“老希尔也死了，现在恐怕无论什么事，都得仰仗你们年轻人了，把握好吧！现在是你们年轻人的时代了。”